一名女中专生的2500元学费不慎掉进化粪池后，从26岁的小伙子到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学校的7名校工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打捞行动，最终捞出了2300元钱。

在繁华的都市里，这个故事震撼着人们的心灵。7名校工打捞出来的不仅仅是金钱，更有金子般的品格与美德。从最臭的地方，他们捞出了一个最香的故事。

化粪池里“救”学费

——一个震撼繁华都市的故事

□文／维维

小女生丢了学费 老校工粪池捞钱

8月25日下午4时50分许，河南省计划统计学校2号学生公寓。69岁的清洁工翟长兴正在一丝不苟地清扫楼梯，一名女生慌里慌张地跑了过来：“大爷，大爷，我……”

翟师傅一愣：“怎么啦，有话慢慢说。”“我，我的钱掉到……”女生语无伦次。翟师傅好不容易弄清了事情原委：这位女生名叫巴新华，刚刚抵校，大约10分钟前，在厕所里不慎将2500元钱掉到便池里，被水冲走了。

“大爷，同学们说您给学生捞过钥匙，今天您一定要帮我！要不我就没有钱交学费了！”巴新华声音急切。

“别急，我马上去给你捞！”翟师傅扔下手中的拖把，蹬蹬蹬就往楼下跑，年近古稀的人竟然轻快如飞。

下了楼，翟师傅喊上另两名清洁工李喜虎和韩章才，绕着2号公寓楼跑了大半圈，3人来到化粪池前。

“来，打捞工具是现成的！”翟师傅顺手抄起地上一根细长的竹竿。依靠这种竹竿，在竹竿前端绑块吸铁石，他先后给8名学生从粪池里捞出过钥匙。说话间，他已经搬开化粪池上方的铁盖。“不行，这方法不行！”翟师傅摇摇头，“这竹竿捞钥匙可以，但捞钱不行，要在竹竿的前面绑个网罩才行！”

李喜虎和韩章才立即回去准备网罩。5时许，二人赶回化粪池边，带来了一个粗丝网罩和两根绑好网罩的竹竿、一根细长的木棍。

“孩子，放心吧，钱在里边跑不了，咋说我们也要一分不少地给你捞上来！”翟长兴一边安慰着巴新华，一边把竹竿伸进化粪池里。正在这时，听见有人喊道：“老师傅，等一等！”

3位中年男子快步走来，他们是副校长冯鑫永、总务科科长王建周、副科长贾丹阳，刚刚听到学生汇报了情况。

“我们要先琢磨一下钱的位置。”冯副校长说，“2500元钱是已被冲进了化粪池，还是全部或部分仍留在水管里边呢？”

大家认为已被冲进化粪池的可能性较大，但考虑到尚未开学（8月27日报到），到校的学生很少，厕所下水量小，在此情形下，25张百元钞票不容易被冲下，因此并不排除2500元钱全部或部分滞留在水管里的可能。

“可以找张纸测试一下。”贾丹阳副科长说，“要是测试用的纸能被冲下来，说明钱已经到了化粪池里。”这个方法很妙，贾副科长让人找来了一张红纸，巴新华立即回到宿舍，把红纸放到便池里，然后冲水。

化粪池上方有两个井盖，小些的是用来观测下水管排水情况的，即“观测井”；大些的是用来清理池中脏物的。一眨眼，红纸已被冲到观测井里。显然红纸在途中没有遇到障碍物，也就是说2500元钱已经全部进了化粪池。

一台大戏大家演 一场“竹竿争夺战”

惟一的办法就是一点点打捞了。王建周科长让人通知2号公寓的学生，从现在起，厕所全部暂停使用。

翟长兴第一个把竹竿伸进了化粪池。他说，从丢钱到现在过了半个小时多一点，从时间上分析，估计钱还浮在化粪池的表面。因此打捞的动作要轻，不能把沉淀物给搅混了。

然而，打捞异常困难。化粪池长近5米，宽2.5米，面积达到12平方米左右，而井盖直径不足0.7米，因此竹竿斜伸进去后，打捞十分不便，根本无法控制深浅，一会儿工夫就把化粪池里搅成了一团糟。

一网网脏物被打捞上来，臭气冲天，刺眼刺鼻。

10分钟过去了，打捞出来的脏物堆成了一座小山，但仍没有钱的影子。18岁的巴新华焦急地站在一边，急得想哭。她来自郸城县农村，1998年考入河南省计划统计学校，学习综合统计。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，母亲是农民，家境虽然贫寒，但还勉强可以供她上学。不料今年夏天父亲生病花了很多钱，她的学费一下子成了问题。父母东挪西借，总算凑了2800元钱。临走时，她留了300元装在包里，把余下的2500元装进一个贴身的口袋里，或许由于太紧张，到校后，上厕所时竟将口袋里的2500元钱掉进了便池，被水冲走。这学期的学费就是2400元啊，还到哪里去筹这么多的钱？小巴同学一下子懵了。正当她不知所措时，一位同学告诉她，公寓楼上有位姓翟的老师傅曾帮几个学生捞过钥匙，可以请他帮忙。

虽然已是初秋，但天气仍很炎热，当天最高温度达到30℃，傍晚的空气依然湿热难耐，3位师傅轮流打捞着，早都累得大汗淋漓。

“老师傅，我来换您一会儿！”副校长冯鑫永上前去拉翟师傅手中的竹竿。王建周、贾丹阳两位科长也上前要求换下李喜虎和韩章才两位师傅。

3位师傅紧握竹竿不肯松手，冯鑫永等人则坚持要替下他们。正在僵持，校长王志电、团委书记王伟、学生科科长禹工、副科长张剑匆匆赶到现场，也加入了“竹竿争夺战”。

“老师傅，您歇一歇，我来捞一会儿。”翟长兴是学校年龄最大的校工，王校长认识他，看到近70岁的人累得汗流浃背，王校长动情动容。

“我最年轻，让我先上吧！”王伟说。

“我是主管学生公寓的，这是我的份内事，责无旁贷！”张剑副科长振振有词。

这是一场感动人心的争夺。恶臭无比的化粪池边，没有人怕脏怕臭，没有人退后一步。

3位师傅还是死死攥紧竹竿。“咋说也不能让你们领导动手！”54岁的李喜虎说。

大家正在争夺，花工熊炳伟、锅炉工范建新、清洁工范庆禄、水工高超4位校工跑了过来。

“干这活儿，我有的是力气，谁也别和我争！”26岁的高超不容分说，猛地一把夺过竹竿。

“你们文人干这个还真干不好！”翟长兴笑着对王校长说，“时间不敢耽搁，就让小高他们几个先干吧。

高超等4位刚来的师傅接着打捞。王校长急切地说：“速度要快，要争分夺秒地打捞！否则时间一长，钱就泡坏了！”

七校工三次打捞 血汗钱“浮出地面”

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打捞出来的脏物堆成了一座又一座小山，但仍一无所获。

化粪池深达3米，容量很大，一般是两年左右清理一次。现在化粪池已经一年多没有清理了，里边脏物很多，像这样用竹竿一点点往外掏，没有十几个小时恐怕是掏不完的。正当大家等得有些着急时，冯鑫永副校长突然惊喜地说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不是钱吗？”说罢就上前用一根小木棍挑拨刚刚捞出来的一堆脏物。

果然有一张百元钞票！此时已经6点多了，大家一齐鼓起掌来。韩章才师傅慌忙伸手从脏物上拣起纸币，拿到附近的一个水池里慢慢地清洗。他找来一条绳子，系在2号公寓一楼的两个窗户之间，把钱对折后晾在了上面。

接下来的打捞顺利多了，隔几分钟就能捞上一张纸币，最多的一次竟打捞上来4张！到7点10分时，已经捞出1900元钱！

纸币捞上来后，巴新华争着上前要拿去清洗，但都被韩师傅挡住了。只见他从脏物堆里拣起一张又一张黑乎乎的纸币，拿到水池里小心翼翼地冲洗，甩干后晾到绳子上。19张纸币仿佛19面旗帜，齐刷刷地一排，煞是壮观。

打捞的信心更足了，劲头更大了，然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大家担心脏物捞上来后因光线不好而不易发现纸币，决定暂停打捞，留待明天早上继续进行。

晚风轻拂，一张纸币从绳子上滑落。拾起，摩挲，韩师傅对巴新华说：“钱已经快晾干啦！”

从绳子取下所有的纸币，一一展平，巴新华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2500元钱掉进了化粪池，仅仅两个多小时后已有1900元“浮出地面”。

但是，还有600元没有打捞上来。总务科通知已经到校的数十位学生：2号公寓的厕所仍然暂停使用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当很多人还在梦中的时候，7位校工师傅已经早早赶到化粪池边，继续打捞剩下的600元钱。巴新华紧接着到达现场。6点多钟，班主任刘忠臣老师也赶来了，昨天夜里他刚回到学校，听说了从化粪池“捞钱”的事。他从校工手里夺过竹竿，也加入了打捞的队伍。

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，到早上8点钟时，又打捞出4张百元大钞。

只剩下最后200元了。巴新华对几位师傅说：“还有两张就不捞了吧，你们太累了，我心里、心里过意不去！”

师傅们还要继续打捞。这时，刚刚上班的校长王志电、副校长冯鑫永等校领导又来到了现场。

打捞又进行了半个小时，剩下的两张纸币一直没有露面。捞上来的脏物越来越黑、越来越臭，说明已经打捞到了沉淀物的深层部位，打捞的难度越来越大。根据这种情况，校领导决定停止打捞，因为今天学生们全部抵校，厕所必须启用，启用后脏物会大量增加，打捞就变得难上加难了。

7位校工师傅仍不甘心。上午他们干完各自的工作后，中午又来到化粪池边打捞。今天比昨天更热，33℃的高温烤晒着打捞上来的脏物，扑鼻而来的恶臭闷得人心慌气短。由于学生已陆续抵校，化粪池里的脏物不断增加，打捞变得异常艰难。苦捞了两个多小时之后，眼看着再捞下来已无什么意义，师傅们遂停止打捞。

他们共同创作了一个香气四溢的故事，却不带走一丝芬芳

打捞行动结束了，但故事并没有抵达终点。从化粪池里抢救学费的事迹震撼了整个校园，2000多名师生的目光聚焦到平时默默无闻的7位校工身上。记者赶到学校采访时，许多学生都恳求记者：“一定要多写写好心的师傅们！”学费失而复得的巴新华是一位瘦瘦的、清秀的女生，师傅们打捞时，她一直在现场。她帮不上忙，师傅们也不让她干，这使她心里十分愧疚。她惟一能做的，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对师傅们说：“谢谢！太谢谢你们了！”

7位校工，年龄最大的是翟长兴。他来自偏远的社旗县农村，9年前来到河南省计划统计学校，当了一名清洁工。白天，他要用至少8个小时的时间清扫2号公寓的所有楼道，拖洗各个楼层的卫生间；中午和夜晚，他还要在公寓一楼的值班室当好“守门人”。从60岁干到69岁，工资从100元涨到400多元，老翟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简单枯燥的生活内容，勤奋细心、默默无闻地工作着。学生们的目光，平时很少投向这位整天乐呵呵地老人。

年龄最小的校工高超来自泌阳县的一个贫穷农家，今年才26岁。这次打捞行动中，他一直抢在前面，他总是说他最年轻，应该多出些力。

7位校工全部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。在这次打捞过程中，每个人都争着干、抢着干，谁也没有嫌脏嫌臭。“农村的孩子难哪！”翟长兴对记者说，“每一分钱都沾着父母的血汗！别说2500元钱，就是25元，能捞上来，也要捞！”

王志电校长接受采访时说，本来，2500元钱数目并不大，学校完全可以通过捐款解决巴新华同学的学费问题，但我们没有那样做。这次打捞行动，不仅是为了“捞钱”，珍惜劳动果实，更是为了保护神圣的人民币不受污损。

副校长冯鑫永动情地说，我们打捞上来的，不仅有金钱，更有比金钱价高万倍的品质和美德。

9月1日，记者来到打捞现场，当时打捞用的竹竿和木棍还放在化粪池边。在学校有关人士的帮助下，7位校工全部被请来了，打捞时他们个个抢在前面，现在却纷纷往后退，不愿介绍情况。“还有200块没有捞上来呢！要不是开学人多没法捞了，我们一定能把剩下的两张掏上来！”翟长兴遗憾不已。

王志电校长告诉记者，学校已对7名校工进行了通报表扬，并将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。王校长说，由于尚有一批学生要到9月17日才来报到，学校的开学典礼准备在9月18日举行。“我们要在开学典礼上讲一讲7位师傅从化粪池里捞钱的故事，号召全校2000多名师生向他们学习！”

傍晚时分，记者与7位校工握别。在繁华的都市里，他们共同创作了一个香气四溢的故事，现在又回到简单的生活中去，不带走一丝芬芳。

图片说明：8月26日中午的打捞现场（左二为翟长兴）

摄影：小洲

外公张臂奋挡 群蜂万“箭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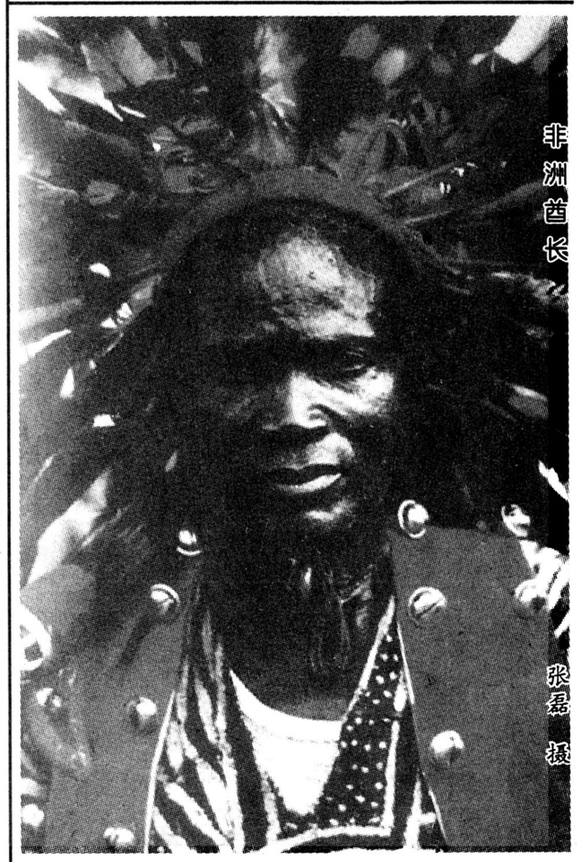
8月24日上午，四川省江柚市东兴乡涪林村39岁的唐保军，带着自己4个孙儿辈的孩子，到野外去踏青。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中，最小的外孙女3岁，最大的也才8岁。

唐保军让孩子们在草地上玩，他则下到小溪中给孩子们抓鱼。4个小孩高兴地嬉戏，不知不觉中4人逐渐走进草丛深处。这时，年龄最大的男孩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往草丛里丢了过去，随着“噗”的一声闷响，从草丛中窜出一只大野蜂，接着，2只、3只……密密麻麻上千只野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扑到4个目瞪口呆的孩子面前。孩子们急忙四散躲避，两个男孩只好一头扎进沟水中，两个女孩则被蜇得大声哭叫。

唐保军听见哭叫声，急忙跑了过来，只看见黑压压一群野蜂正围着两个女孩狂蜇，他忙冲上去，脱下外衣，奋力挥舞着驱赶野蜂。但无济于事。唐心一横，半跪地上，张开双臂将两个孩子揽在怀中，闭紧双眼，紧咬牙关承受群蜂围攻。很快，他的背上、头上爬满了野蜂……

20分钟后，唐的弟弟碰巧经过此处，他连忙跑回家，穿上雨衣跑回来，点燃一大把茅草终于将蜂群驱走。此时，唐已经昏死过去，但仍保持着半蹲的姿态，将孩子护在怀里。

当天下午3时，4个孩子被转往江柚市人民医院，但还未到医院，8岁男孩就因中毒太深死亡。不久，年龄稍大的女孩也在医院停止了呼吸。而唐保军在东兴乡医院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孩子们怎么样？”随后，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另两个孩子经诊断，已严重损害了肝脏和肾，至今病情还不稳定。



非洲酋长 张磊 摄

不可战胜的法宝

现年24岁的日本青年乙武洋匡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残疾人——没有手也没有脚，但是父母没有放弃养育他的责任。他在轮椅上长大，与普通孩子一同上完了幼儿园、小学和中学，学会了跳绳、游泳和打篮球，登上了高山，拍过电影，并以优异成绩考入赫赫有名的早稻田大学。

乙武洋匡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的方式是让他自我锻炼。因此乙武洋匡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就学会了侧头把铅笔夹在脸和仅十多厘米的残臂之间，一笔一划地写字；他把盘子中的刀叉交叉起来，利用杠杆的原理，靠残臂的平衡用力，从盘中吃饭；他把剪刀衔在口中，用残臂捧住另一边，轻轻摆动头部剪纸；他坐在地上，身体呈L型，用臀部和同样只有十多厘米的残腿的交互动作，自己一步步挪着“走路”。自己能干的事情，尽量让他自己去干，这种鼓励和信任，对于任何儿童（不管是否残疾）来说，都太宝贵了。

乙武洋匡刚上小学，班主任高木老师对他说：“没有老师的同意，你不能在学校里坐轮椅。”这样，无论寒冬或是盛夏，小乙武只能用两条残腿撑在地上，靠着屁股的挪动而前行。屁股坐在地上，两条残腿撑着地艰难挪动，他比任何人都更能痛切地感受到大地的冷热。在唏嘘声中，主张允许小乙武在校园中使用轮椅的呼声高涨，但高木老师不为所动，他说：“乙武现在看上去怪可怜的，但有些事他必须自己做。这孩子将来得靠自己生存下去。将来是他自己的，他现在就要为将来做准备。这也是我的任务。”大度的母亲对此也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听老师的。”后来乙武洋匡上了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所进的学校几乎都没有方便残疾人的设施，他靠了自己在小学时的磨炼，一切都能应付。上楼梯时，他先把轮椅停在下面，然后从轮椅上下来，靠自己的残臂、残腿和屁股，上去又下来，轻松自如，从不感到遇到了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。许多年以后，乙武洋匡不无后怕地发了一通感慨：“现在我的看似艰难却自如的行动，多亏了当年高木老师的严厉和果决。假如我从小学以来一直乘坐轮椅，那我可就真成了一刻也离不开轮椅的残疾人了。”

对于乙武洋匡来说，残疾就像肥胖或消瘦、聪慧或愚鲁一样，只是人生的“记号”，本身并不可耻。他坚信只要主动参与，就能体现自我的存在价值。只要保持住舍我其谁的勇气，为他人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就不会虚度此生。上小学时，小乙武一直保持着全班第一的学习成绩。有一天，班里的总是考第二的女才子向他下了“挑战书”；“下次检测，我决不会再输给你！小乙武回敬说：“你就是胜不了我。”我有一个不可战胜的法宝。”女才子问：“是什么？是学习吗？我会比你更用功。”“不，不是学习。”“是什么？”“是我没有手和脚！”这不是气头上的话。这是萌生于一个不幸幼童心中的“无敌的自信”，一语道破了最大的真实。所谓不幸，所谓沉重的压力，乃是“上帝之赐”的一部分，唯有勇敢面对，才能超越自我。可惜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

邪教危害国家安全

□文／王雷鸣

邪教是人类的一大公害，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。邪教的名称林林总总，光怪陆离，尽管门类不同，年代迥异，但其反科学、反人类、反社会、反政府的本性却如出一辙。

邪教散布“地球爆炸论”、“世界末日论”等歪理邪说，渲染恐怖气氛，制造思想混乱

本世纪初，一个名为“耶和华见证者”的邪教组织曾宣称地球将于1914年毁灭。臭名昭著的“奥姆真理教”教主麻原彰幌恐吓说，1997年至2001年之间一定会爆发毁灭性的“世界最终战争”。“太阳圣殿教”教主吕克·茹雷宣称人类正面临巨大的灾难……借以笼络人心，以售其奸，进而在精神上控制信徒，把他们的人生追求从生动人社会实践引向虚无飘渺的境地，对教主顶礼膜拜，最终死心踏地皈依其门下。

李洪志杂收拼凑了这些邪教教主的妖言谬语，谎称：“我们这个宇宙每次经历了久远年代以后，都会发生一起宇宙的大灾难。”他煞有介事地说人类文明至少经历了81次“周期性的变化”，“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，彻底的毁灭，那叫：形神全灭，很可怕！”李洪志还将矛头直指政府，大肆攻击“现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，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。”李洪志自称惟有他才是“度人去天国”的“救世主”，惟有“法轮大法”才是拯救全人类的“超常大法”，妄称“我要是度不了你，谁也度不了你”。与其他邪教对照，这番荒谬露骨的言论竟是何其相似！

邪教构筑“秘密王国”，煽动社会动乱，制造恐怖事件，图谋颠覆政权，严重危害国家政治稳定

麻原彰幌曾野心勃勃地组织“真理党”，试图通过参加选举打入国家权力核心。“人民圣殿教”曾以“人道主义关怀”的姿态，参与美国的民权民运活动，教主琼斯梦想有朝一日成为美国的最高统治者，把全美国变成像他的邪教组织一样的“使徒的国家”。“主神教”则公开叫嚣要打倒“人的国”，建立“神的国”，由“主神教”信徒“管理国家，治理国家”。

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和野心，邪教往往利用国家法律和社会管理政策上的漏洞，对外以宗教修炼或健身为外衣，对内制定严格的清规戒律，在信徒中建立等级森严的非法组织机构，妄图在法制社会构架之外，形成一个以“宗教”信仰为依托的“秘密王国”。

“奥姆真理教”教内建有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，甚至仿照日本内阁构建其组织机构。麻原彰幌本人自称“神圣法皇”，下辖东西信徒厅、谍报省、防卫厅、外务省等21个“省厅”机构，还起草了所谓的“真理国基本法律第一次草案”，把自己树为“真理国”的最高统治者。李洪志把“法轮功”练习者诱进他的“王国”后，一度控制210多万练习者。

邪教的邪恶本性注定了邪教组织行为模式的狂热性、残忍性和毁灭性。他们不惜以教徒的生命作为牺牲品和政治赌注，诱导信徒集体自杀或制造绑架、暗杀、投毒、爆炸等恐怖事件，以反社会、反人类的疯狂之举震惊世界。

今年3月17日，乌干达“恢复上帝十戒运动”邪教组织530多名教徒“集体自焚”。随后的调查证实，遭这一邪教杀害的教徒多达近千人。这一惨案震惊了全世界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年来全世界10人以上邪教徒集体自杀事件已超过27起。

作恶多端的“奥姆真理教”1995年得知警方将就一系列杀人事件对其据点进行大规模搜查，丧心病狂地制造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，致使12人死亡，5500多人受伤，使东京陷入大混乱。“大卫教”教徒对执行搜查任务的美国司法当局进行武装对抗，双方对峙了51天后，大卫教徒纵火集体自焚，86人葬身火海。“人民圣殿教”教主琼斯通过组织邪教试图实现其政治主张的丑行败露后，竟诱迫900多名信徒集体自杀。

更有甚者，一些处于穷途末路的邪教教主竟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秘密购置武器，训练军事力量，妄图纠集成一股与国家和政府长期对抗的政治军事势力。麻原彰幌曾令其邪教组织至少装备1000枝步枪、100万发子弹，并开设地下兵工厂，研制常规武器以及沙林等剧毒气体和生化武器。由美国人罗恩·哈伯德创建的、在法德等欧洲国家迷惑众多追随者的邪教组织“科学神教”也明确指示，要不遗余力地用渗入、贿赂、收买等手段获取情报，特别是对政界要人和各种有影响的组织的领导人，要“积极谋求其身边的职位”，并施加影响。

邪教同样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因练“法轮功”死亡的人数超过1500人；还有600多人经医生确诊为因练“法轮功”导致精神障碍。1996年以来，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策划、指挥的非法聚集事件就达78起。

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还极力物色所谓“政治精英和高参”，培植亲信骨干，煞费苦心地向党政机关特别是要害部门进行渗透，刺探党和政府的机密，并且有组织、有预谋地部署建立第二梯队，企图逃避打击，与党和政府长期顽抗。

邪教盘剥信徒钱财，非法牟取暴利，破坏生产金融秩序，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

在非法攫取钱财这一点上，邪教的目标有着惊人的一致。他们非但不像标榜的那样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贪婪的暴发户，是赤裸裸的疯狂的“吸血鬼”。

“奥姆真理教”强迫信徒向教会“布施”个人甚至亲友的私人财产，包括房地产、现金、存款、股票、金银首饰、贵重家具等，称“布施越多修行越深”。“大卫教派”、“太阳圣殿教”等邪教同样要求信徒将财产全部交由教主处理，上交越多表示对教主“越忠诚”。其间也不乏图财害命的邪教，如乌干达的“恢复上帝十戒运动”，教主谎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，要求信徒变卖所有家产。就在信徒们交出所有财产，为“升入天国”而集体纵火自焚之际，教主却携巨款逃之夭夭。

邪教强取豪夺的另一个惯用手法，就是出售所谓附有“教主异能”的“灵物”，或榨取信徒高额学费、治疗费，野蛮盘剥信徒的血汗钱。“奥姆真理教”强迫信徒购买附有教主麻原彰幌“异能”的“灵物”，一小段胡须或每500毫升洗澡水开价3万日元，接受麻原一次所谓的“脑波信息”竟要缴纳1000万日元。如果信徒参加了麻原主办的“进修班”，“聆听”3次就得花费200万日元。短短数年间，“奥姆真理教”诈骗聚敛的钱财就高达1000多亿日元。

“法轮功”邪教疯狂敛财的行径同样令人触目惊心。仅在1992年至1994年的两年间，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组织打着“授功治疗”的招牌，通过举办学习班就赚敛300万元以上。随后，李洪志还大量组织书籍、画像、音像制品、练功服、徽章、练功垫等“法轮功”系列产品的非法出版和生产、销售。仅武汉、济南等地破获的几起非法出版和销售“法轮功”书籍、音像制品案件，非法经营额就高达1.6亿多元。

巨额钱财往往被邪教教主及骨干分子中饱私囊，任其恣意挥霍。“奥姆真理教”、“大卫教”、“人民圣殿教”等邪教在要求信徒做苦行僧时，教主本人都过着花天酒地、穷侈极欲的生活。李洪志声称“传法不为钱”，背地里却拿着“法轮功”练习者的血汗钱，为自己置别墅、购轿车、办护照、买绿卡、开账户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这些非法搜刮的、散发着血腥味的钱财，还是邪教组织进一步集聚能量，扩张势力，危害社会，对抗政府的罪恶资本。他们用金钱开道，或秘密贿赂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寻求庇护，或打通关节为进一步扩张创造条件，在社会上编织庞大的关系网。有的西方邪教组织不惜斥巨资购买现代化的交通、通讯工具，甚至囤积大量先进武器，为组织暴力恐怖犯罪活动，以及伺时机成熟时武装推翻现政权作准备。

鬼神兴则邦衰，邪教兴则国亡，这是中外历史得出的深刻教训。邪教腐蚀政权根基，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对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，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。我国依法取缔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，打击“法轮功”邪教斗争，是对世界反邪教斗争的促进，是中国人民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。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：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各部室电话：要闻部：7344614 社会新闻部：7337708 维权部：7344649 副刊部：7344642 美编室：7344654 广告部：7321847 办公室 财务室：7340619 本报传真：7344613 照排室：7322446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